毛詩原解

毛詩原解卷二

召南

召岐周地名召公奭之采邑風名召南而詩非召詩皆王教也周南首善岐豐王者之風召南教行南國諸侯之風也周南亦有南國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召南無周詩專言化之及遠也周南醇懿粹美覺宇內雍熙召南轉移變動氣運方新皆始于閨門而達于邦國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据叶之之子于歸百兩亮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

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古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毛公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朱子改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詩人美其嫁娶而作非也序但言夫人之德不言爲某諸侯夫人則凡爲諸侯夫人者皆當有是德也德何如王后妃之德厚載以承天故關雎思賢君夫人之德靜專以守成故鵲巢無爲然則何以首召南召南者諸侯之風諸侯教國先教家召南先夫人之德猶周南先后妃之德也然則非文王之事與曰是也而不必當文王

時未有君夫人如此者文王教之則皆欲其如此也若朱傳云南國諸侯能正心脩身以齊家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則是紂時有二文王兩大姒也豈其然乎故毛公謂國君積功累行意以文王當之而亦不畢指文王又云夫人起家而有之意以大姒當之而亦不專指大姒見詩人所以詠歌聖人所以編次二南皆風後世人主齊家治國之道非按事指據也然則謂爲文王之化何也文王爲天子教天下則后妃之德關雎也文王爲諸侯教國人則夫人之德鵲巢也蓋教于王畿必始關雎教于列國必始鵲巢

其比鵲巢何也春鳥巢居正婚姻之時鵲爲巢木杪最高大不取隨枝有尊貴之義自冬至春始成有積功累行之義戶牖背歲向太陰有下女之義鳩鳲鳩一名鵲鵴南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託之鵲亦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唯鳩多族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而雎鳩變化以比王后鳲鳩守成以比君夫人君夫人比鳲鳩何也王者開創諸侯裂宰封國故周公作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無爲受成而其夫人可知矣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

無儀無父母貽罹君夫人而欲有爲毀巢之道也故
曰鵲巢夫人之德〇一章鵲之有巢積累勤矣鳩以專
一之性不勞而來居之我公侯奄掩有國家得之子
之賢以居中治內百兩親迎豈曰不宜〇二章鵲之有
巢鳩來方之之子來歸宗廟有主百兩相送不亦宜
乎〇三章鵲之有巢鳩來盈之之子來歸內官充牣百
兩成禮不亦宜乎〇鳲鳩南方之鳥故召南首以爲
比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濟北地水名春秋書鸜鵒
來巢以魯地先無鸜鵒而來巢尤反常鸜鵒不自巢
也之子指夫人百兩車百乘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

御古迓通迎也方所也將送也盈滿也言生子衆也

成成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

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同夙夜在

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旋歸

古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毛公曰夫人可以奉祭

祀則不失職矣○朱子改爲南國諸侯夫人被文王

之化家人敘其事以美之非也夫人猶前鵲巢夫人

不必定求其人而詩皆文王所以脩身齊家教南國

者也序謂不失職何也諸侯娶而親迎以重宗廟敬脩籩豆奉祭祀君夫人之職也然必有鵲巢之德有親操之勤有齊莊之容然後可以奉祭祀若采蘩夫人斯可矣惟文王大姒足以當之苟南國諸侯夫人有若此者亦大姒之教文王之化而詩非必實有其人也朱子謂美其君夫人而作固矣○一章禮公侯祭祀則夫人薦豆蘩可實豆也采于沼沚之濱欲何用之以供公侯祭祀之事也○二章蘩生于水采之必于山澗之中祭行于廟用之必于公侯之宮○三章將祭之夙夜夫人在廟視其首飾僮僮然竦立而敬也旣

祭而退視其首飾祁祁然舒遲而歸也○蘩白蒿春月始生香美可為菹及秋為蒿青蒿蒿白蒿蘩葉粗于青蒿俗謂之蓬蒿沼池也小洲曰渚小渚曰沚事祭祀之事宮宗廟也山夾水曰澗被首飾也取刑人或賤者之髮被婦人之紒計而為首飾其制有副編次三等詳見周禮其服則翟衣也夙夜昧爽之交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將去不遽去敬未忘也敬不可見觀首飾之容可知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夭草蟲趯趯剔阜甫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充亦

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降叶烘○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洪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叶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

說悅○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

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夷音

古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改爲大

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思夫而作非也毛傳謂

大夫妻初嫁來能以禮自防是矣稱妻者自嫁後旣

覯君子而言草蟲阜螽皆螽斯之屬性善羣故以爲

比蕨一名鼈脚可以茹薇細豆苗可以和羹皆中饋

之事草蟲躍蕨薇生仲春之會也蕨之言別也女子

遠父母之嫌微之言微也女子寡小自謙之嫌知爲大夫妻者據編詩首鵲巢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即君夫人之職此章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即大夫妻之職女子之嫁父母命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新婦入門良人未習私懷憂慮不以新昏爲喜一則曰憂心忡忡再則曰憂心惙惙三則曰我心傷悲未見君子憂不釋既見不覯憂猶不釋必其既見既覯憂心始平如此自防可不謂知禮者乎然詩亦非必其新婦自作蓋詩人詠王化所從來見文王所以教南國莫非以禮齊家之事也　一章　草蟲阜螽兩物而其

類同草蟲鳴則阜螽躍倡隨之義也昔者之來君子未覯惟無德與汝或忝厥配憂心忡忡不寧也未見君子此憂不降見而未覯憂猶不降及今旣見旣覯心乃降耳○二章視彼登山者所求在蕨昔者之來恐違夫子憂心惙惙旣見旣覯然後心悅耳○三章彼登山者所需在薇昔者之來遠我父母憂心傷悲旣覯君子心始平耳○草蟲阜螽皆蝗屬同類而異種喓喓鳴也趯趯躍也見相視也謂同牢以前覯相親也謂成昏以後見跡而覯密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蕨山菜名鼈脚者初生無葉似之薇亦山菜卽今野豌

剜 豆苗可爲羹芼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愚按是詩謂初嫁之女自防則爲守禮謂獨居之妻思夫則爲鍾情小雅以勞歸士體其情也召南以詠賢妻貴其禮也是故序確而正

于以采蘋平南澗之濱于以采藻早于彼行潦老○于以盛成之維筐及筥舉于以湘之維錡以及釜府○于以奠之宗室牖有下虎誰其尸之有齊齋季女

古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毛公曰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序于諸侯妻奉祭言不失職于大夫妻奉祭言能循法度何也君循法度臣

奉法度者也故君不祭為失職臣不祭為廢法度凡祭備物行禮主婦職中饋薦豆採取烹芼器皿奠獻莫不各有法度大夫三廟宗子繼嫡世為大夫其廟為宗室非宗子而為大夫其廟亦建于宗子之家祭則夫婦往宗子家親之此皆所謂法度也詩詠季女大夫妻也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也箋因季女之文遂謂大夫妻之未嫁者教于宗室三月告成于祖之祭然序旣言妻非未嫁之女女未嫁而出采蘋藻非法度也未嫁而親主祭于宗室尤非法度也箋說附會詩辭與序不合朱子改為

南國大夫妻被文王之化家人敘事美之尤拘也所謂大夫妻者言凡為大夫妻皆當如是言妻而大夫可知亦猶諸侯妻之有采蘩云爾〇一章蘋可薦也于何采之生彼澗濱藻可薦也于何采之生彼行潦〇二章何器以盛之筐與筥也何器以烹之錡與釜也〇三章奠之何處太宗廟室之牖下也何人主之齊莊之少婦也〇蘋萍之大者行屬浮生水面藻聚生水底皆可為菹為羹芼也南南山也山夾水曰澗水邊曰濱行路也潦積水也古者井田路在井上其傍溝洫積水古人五祀祭井亦謂之祭行也盛之盛蘋藻也

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奠置于地也宗室宗子家廟也世嫡謂之宗堂後謂之室大夫祭于室無堂事也牖下室之西南牖下齊莊敬也季女庶子爲大夫者之妻猶言娣婦庶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廢甘棠勿翦勿伐召邵伯所茇跋○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備召伯所憩器○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備召伯所說稅

古序曰甘棠美召伯也毛公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甘棠常棣也其實甘曰棠仁者之澤似之故以爲

此召公爲西伯大夫敷教南國嘗舍止棠下後人思之託樹以致遺愛焉棠梨屬梨言離也去思之比夫召伯之教皆文王之教也人服召伯之教愛召伯而不知教所自來此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觀民思召伯而文王之化可知也按召公當文王時未稱伯亦足以徵二南之詩不作于文王之世明矣○一章蔽芾然茂盛之甘棠凡我南人勿翦伐之昔者召伯嘗于此草舍焉○二章蔽芾甘棠勿翦壞之昔者召伯于此憩息焉○三章蔽芾甘棠勿翦折之昔者召伯于此說止焉○蔽芾蔭翳盛貌甘者曰棠澀者曰杜皆

梨屬草舍曰茇憩息也拜屈其枝至地如人拜也說作稅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是詩語緩而情切辭約而旨深不言召伯之仁有言所不能盡者千古去思此爲首唱

厭(業)浥(邑)行露豈不夙夜(叶御)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叶六)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叶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與牙叶)何以速我訟(叶松)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古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毛公曰衰亂之俗微貞信

之教與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霜化爲露仲春之會也女子幽貞爲強暴所搆而辱在泥淦自視不勝沾濡故以厭浥行露爲比雀鼠比小人角牙比爭辯雀有角鼠有牙比無情皆詩人賦貞女之辭貞女守禮男子强求故訟守禮者文王之教而訟則紂之餘風也朱子改爲貞女自述已志豈以聖人使民無訟序言聽訟非邪虞芮質成亦訟也羑里之獄文王身不得免焉孔子無訟之說爲不知本者言耳非謂聖人有訟弗聽也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夫非聽訟者邪○卓春草方生霜化爲露正嘉禮之期厭浥然

道上之露方降矣。儻適嫁娶，備六禮，迨旦奠鴈，昏夜親迎，我豈不往。今無禮而亂以相干，則厭浥之道成泥中矣，吾豈肯行乎。○二章 汝謂雀有角，故穿我屋。屋則穿矣，雀實無角。汝未嘗有室家之禮，而乃致我于獄。獄雖成矣，禮實不足，使我往汝，則雀生角矣。○三章 汝謂鼠有牙，故能穿墉。墉則穿矣，鼠實無牙。汝未嘗有室家之禮，而致我于訟。訟即構矣，我終不從。欲我從汝，則鼠生牙矣。○厭浥，濕貌。行，路也。牙，大齒。墉，牆也。速，猶召也。家，謂女受男聘，以男為家也。此訟者之辭。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誦此詩者想見貞淑之氣如疾風勁草挺然孤秀女有壯節非婉嫕柔質而已者召伯聽斷明允使幽貞之情得伸雪于溷世文王之教遠矣詩人亦善于占誦矣

羔羊之皮（叶婆）素絲五紽（拖）退食自公委（威）蛇（陀）委蛇○羔羊之革（叶[illegible]）素絲五緎（叶洫）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叶[illegible]）○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叶[illegible]）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古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毛公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云鵲巢之功猶弟也　上云后妃之化也始于宮幃達于朝廷

宮幃有專靜均一之德故朝廷有節儉正直之風節儉故衣服有常正直故進退有度羔裘者大夫之法服羊性柔順能羣遊牽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以比正直裘皮界方有正直之象而緇之以絲羔小裘美用皮多紽之以絲亦多羊大皮少絲止用五色又素故曰節儉其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也○一章大夫朝服以羔裘紽之以組色惟素而數止五退朝而食出自公門禮度雍容委蛇如也○二章羔裘之革素絲飾緎其數惟五彼服此者氣象委蛇自公所而退食也○三章羔羊之縫素絲飾總其數惟五彼

服此者氣象委蛇退食自公所也（）羊小曰羔諸侯大夫皆羔裘而緣飾異耳紽拖通猶加也以組拖其皮界聯合之也緎域通縫總皆聯合之名合皮成裘其界非一纖素絲爲組捬其縫際曰紽組條也緵類今世緵如繩不可以紽古緵纖絲如今鸞帶然尚書顧命所用紛純是也退食退朝食于家也自公自公門出也委蛇與君子偕老之委佗同或讀作威儀韻不叶意相通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

子歸哉歸哉叶○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恤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古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毛公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此詩猶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克家亦可知已其託詠殷靁亦猶汝墳之王室如燬也西伯率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比王命殷靁聲比殷商也南國至朝歌千有餘里而紂虐遠及故曰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儆之以思

也莫敢或遑勉之以勸也振振美之也歸哉憂之也
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親愛而不忘公義如此婦人豈
非鵲巢之流亞與然詩亦不必即其婦人自作朱子
改爲婦人思夫則降而爲變風亦可何貴爲二南○
一章殷其靁乎在彼南山之陽天威無弗屆也人孰無
家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得非分無所逃邪
振振君子久勞于外尚其歸哉○二章殷其靁乎在南
山之側天威不測也君子去此不遑豈非義不敢息
乎振振君子尚其圖歸可也○三章殷其靁乎在南山
之下天怒且及矣君子去此不遑豈非義不敢安處

乎。振振君子。尚及生還可矣○靁與雷同山南曰陽

大夫以西伯之命供紂之役不敢質言故曰何斯斯

指君子違斯去家也振振猶眞眞仁厚貌君子指其

夫行役者蓋諸侯之大夫西伯率以事紂者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

實三牲叶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係叶之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古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毛公曰召南之國被文

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子改爲女子以貞信

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汙非也爲詩辭嫌于女求男故周旋其說愚謂男女居室人情耳葛覃之告歸非后妃自告邪商紂之季王室如燬男女失時文王化行而閭閻安樂故女子感時思歸猶豳風采桑之女殆及公子同歸王民皥皥之象王道本人情摽梅人情之至也顧其詩非必即出其女之口而當世民情有家之願宛然情雖切而不苟且遯就往必待求求必以時文王之教也託詠于摽梅何也梅之言媒也孟春梅始華華落則實實漸多則華漸少仲春至婚姻之期矣而詩託詠不于男于女何也詠

于女子而後見性情之至二南之化皆自中閨始也

○一章梅花落而成實在樹者十之七耳春將半矣衆士以禮求我其及此吉日乎過此非其時矣○二章梅花落爲實存者十之三耳時漸迫矣求我庶士其及今日可乎○三章梅花落而盡矣未幾實熟而傾筐日至矣求我庶士其及今日通媒妁之言乎○摽落也梅梅花實梅子七三以十爲率皆言花也實三則花七實七則花三求徵聘也迨及也吉吉日也傾敧也筐形偏欹塈墍通言將及也實熟摘之盛以筐也謂通辭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彗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森與昴叶酉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儔寔命不猶

古序曰小星惠及下也毛公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小星夫人猶鵲巢采蘩之夫人也朱子謂能不妒忌以惠下是也謂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衆妾美之而作則拘矣詩人歌此爲凡君夫人者皆當如是妒忌女惡之大者不妒忌女德之大者后妃之關雎亦惟恩

窈窕無傷善之心而已君夫人而使其衆妾皆得進
御安其分而無怨言則亦有關雎之風矣其以小星
比何也不敢自同于大明也猶諺云衆星不敵月之
意衆妾進御昏入晨出昏入則星見于東晨出則星
見于西卽往來所見爲比然詩亦非必其進御之妾
自作也○一章嘒然小明之星稀踈三五在天之東曰
入初昏時也此時整齊宵行適彼公所雖云勤勞貴
者當逸賤者當勞所賦之命寔與夫人不同敢憚勞
乎○二章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將旦時也肅肅宵行抱
持衾帳自公所而退往來雖勤貴賤之命寔不相猶

耳○嘒小明也三五稀疎也參與昴西方二宿名參一名伐昴作柳柳者畱也物至西成而畱也柳與參連體成六星故旂繳于繆者爲旒以像伐也宵征夜行也晨昏未明皆謂之宵寔與實同裯與幬通一作惆不猶不相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史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毀○江有渚處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駝之子歸不我過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古序曰江有汜美媵印也毛公曰勤而無怨嫡能悔

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夫人與媵各有姪有娣爲九夫人進御君所則媵從嫡初歸不以媵備進御之數或至勞使之媵亦不怨嫡感而悔詩人作此美媵見媵之賢而嫡所以能悔皆關雎之化也其以江有汜比何也物無情莫如水而江以納衆流故能大物大則小者從媵之從嫡亦猶是耳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然何以明其不爲美嫡詩代爲媵言則爲美媵也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

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命守分所以爲賢女而朱子改爲媵待年于國嫡不與偕行後嫡悔而迎之媵作此詩非也蓋惑于鄭箋獨留不行之語彼所謂不行者不同宮中進御之行非謂在母家不同嫁也始待年不行豈得怨嫡嫡亦何從而勞使之○一章江水大矣支流小分旋復會合之子初歸獨棄我不用將謂終焉矣何幸其後之能悔也○二章江有渚尚相容之子初歸屏我不與然亦暫耳至于今我得安處矣○三章江有沱尚相隨之子始歸比我而不過我是用嘯今我暢然而歌矣○水洪出復

入曰汜以用也渚小洲也江之分流者爲沱沱之言

他也過猶往也嘯舒憤聲與歎同王風條其歎矣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君與春叶白茅包剖叶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

有樸卜樕迷野有死鹿白茅純豚束有女如玉○舒而

脫脫兑兮無感我帨稅兮無使尨虜也吠廢

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毛公曰天下大亂彊暴

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是詩朱子改爲女子自守不爲彊暴所汚詩人因

所見以美之近似而古序必曰惡無禮何也蓋紂時

淫昏成俗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文王化行皆知無禮之可惡故詩不貴其貞潔而貴其知恥知恥自不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也序言及此非經聖哉未易苟作麕鹿比奔也死麕死鹿如惡惡臭醜詆之辭也末章述女子羞惡之情言尨吠則狗彘惡之矣如朱說因所見起必詩人眞適野見死麕死鹿士以茅包苴遺女女罵于室犬吠于門因賦此詩則何以異于說夢凡朱子言詩類此（）章一麕性淫而貪奔野有既死之麕穢物也以白茅之潔包取之淨垢失其倫矣女子仲春緬懷嘉禮良士以禮徵聘可也何

乃無禮而誘之乎○二章樸樕然小林之野有死鹿焉以白茅之潔裹之汙斯茅矣彼女清潔如玉可以不潔累之乎○三章女拒之若曰爾勿恃其彊暴尚舒然而脫脫循理安詳可也男女有別勿感動吾之巾帨感帨則近吾身矣彼此素無往來勿使吾之犬吠犬吠則近吾家矣其惡而遠之如此可謂別嫌明微之至者矣○麕麞也似鹿而小白茅茅華潔白周禮仲春大會男女故求婚謂之懷春吉士良士也樸樕小林也純與屯通純束包之也舒從容也脫脫舒貌帨拭物巾女所佩也尨犬之多毛者暴客至則犬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叶與雝矣唐棣弟之華花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又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民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古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毛公曰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召南有此王姬猶周南有公子皆王教所漸也王姬雖嫁諸侯而其儀衛較諸侯尤貴能不以貴驕其夫車馬僕從謙恭和順是以可美朱子謂爲武王以後詩是矣疑平王爲東遷之宜臼齊

侯爲齊襄公諸兒非也二南皆追誦文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化所謂平王齊侯云者如書大誥稱武王爲寧王酒誥稱爲成王商頌稱契爲玄王易云康侯周禮云寧侯皆非定謚也平正也齊一也如均平蕩平齊聖猶齊云爾皆美其祖父之德見男女家教有本即文王之孫下嫁諸侯者也若謂東遷以後之王詩當入王風宜白諸兒名字何足辱簡策而厠諸二南乎比唐棣何也唐棣之華併蔕攢簇有類聚親睦之象故以比兄弟昏姻桃李多子釣絲牽連故比男女也〇一章何彼襛然而盛者乃唐棣之華開而能合

猶二姓之好也今此肅肅雝雝氣象謙冲者乃王姬之車殊無驕貴之容也○二章何彼穠然而盛桃與李之華交相輝映也今者之婚女以治平之王爲祖男以脩齊之侯爲父其賢其貴皆相稱也○三章相彼釣者求魚合絲以爲緡乃可引也齊侯之子求妻而得平王之孫得其所求矣○穠濃盛也曷何通肅敬也雝和也車往送之車王姬車制下王后一等即周禮所謂厭翟也諸侯夫人則翟車耳詳見周禮春官巾車之職緡綸也合絲爲之釣以絲綸繫鉤以餌魚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拙)者葭(加)壹發五豝(巴)于(吁)嗟乎騶虞(狎)○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宗)于嗟乎騶虞(叶翁)

古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毛公曰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周南終麟趾而國族張故爲關雎之應召南終騶虞而品物遂故爲鵲巢之應蓋好德者其子孫必賢安靜者其發生必盛化始宮幃近乎遠應非襲取也朱註以爲文王之化是矣云美南國諸侯非也蓋召南雖諸侯之詩非必諸侯能爲召南言文王所以教南國者仁及鳥獸草

木功贊化育非聖人不能而于召南言之者以終之也南方卑濕多生蘆葦野獸成羣故以爲比非謂騶巢獨能致騶虞關雎獨能致麟趾也以麟應鳩以騶應鵲比類屬辭非專主鳥獸也毛云仁如騶虞則是眞以騶虞爲獸配麟後儒因謂騶虞白虎黑文或謂騶虞尾長于軀引漢武帝獲異獸騶牙爲徵蓋因虞叶作牙而附會之不足信也騶虞本二官名月令田獵命僕及七騶春秋傳晉悼公使程鄭爲御六騶屬焉蓋騶乘御掌馬之官書舜命益作虞周禮有山澤之虞掌禽獸之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

也田獵備官而所取不多五豕而殺一其仁也如此故歎美之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君之仁也○一章我侯于田彼茁然而長者吾見諸葭焉草木之蕃可知一發矢而遇五豝焉禽獸之多可知前禽五而僅殺一取之不盡吁嗟仁乎我公之騶虞也○二章彼茁然而長者有蓬焉一發矢而遇五豵獸雖多而不殺吁嗟仁乎我公之騶虞也○茁出土貌葭蘆也豕牡曰豝蓬草名華如柳絮豕一歲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誦騶虞而王者仁覆化育矣始于閨門施于朝廷邦國達于天下以至天地泰和品

物咸亨脩齊之效蔑以復加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蓋王道以誠意爲本誠意以刑家爲先夫婦至暱也閨閫至隱也倡隨至便也其切近至不可離也是故君子慎獨勿欺必自此始于此眞能如見賓如承祭無惰行無逸志然後可以事父母對兄弟家人而無怍色然後可以處朋友事君使民而無愧心然後可以格鬼神孚豚魚之夷狄蠻貊可行文王純一敬止又得大姒之助故其存神過化風行草偃民日遷善而不知皆脩身齊家刑于寡妻之積效也士君子進德脩業內有賢配則

畢半功倍苟不幸而惟濟不淑則肺腑受恙非君藩籬外可以諉而棄之也其事瑣于米鹽其幾密于嚬笑耳目心志錮其中無適可離必刻勵于衾影以求底于正然後家可齊國可治未有道不行于妻子而能放諸遠者矣正牆面而立豈不信然或曰二南之詩皆里巷之謠此拘說也周有天下追思當時流風餘政潤色歌詠以詒式穀皆周公之制作而孔子刪定于周衰之季以教來學苟文王時民謠有此焉用周公孔子為今誦二南不必按事求徵但據古序繹作者之志脩身齊家治國規模具在明辟王以洪化理

士君子以資進脩。洋洋美德乎。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周公曰。文王我師。孔子曰。文王既沒。文在茲。此之謂也

毛詩原解卷二終

毛詩原解卷三

邶 佩

邶鄘容衛皆商畿內之地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即古朝昭歌紂都也武王滅紂分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邶鄘不詳所封衛以封康叔其後邶鄘皆併于衛各因其地所得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詩也以首變風何也二南成而周王朝歌侈而殷墟區關雎基治綠衣兆亡紂覆于前衛滅于後所以明戒也

汎泛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孺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捲也威儀棣棣弟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愀

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闢有摽

殍○日居月諸胡迭垤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緩衣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

古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毛公曰衛頃公之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改爲婦人不得于其夫而

作非也蓋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

故忠臣常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

所以目爲仁人而以辭害志則似婦人語耳所以比

濟世。柏木芳香後彫。以比君子。柏舟泛流。比仁人不遇也○一章以柏爲舟。而無維楫。泛然中流。國無仁賢。亦猶此矣。我心耿耿不寐。如有隱痛。是憂也。非飲酒遨遊可以解也○二章鑒能明而不能擇。妍媸幷納。我則不能矣。賢否原不相謀。好惡出于天性。如之何幷茹之。其事兄弟不與我同心。聊往告愬。反以不能含容爲我罪也○三章兄弟雖怒。我心堅如石。平如席。不可變也。威儀自盛。豈能選擇以隨人乎○四章悄悄然心懷隱憂。思我見怒于羣小。遭其病。受其侮。亦已多矣。靜思無聊。忽忽驚寤。闢然如有所失落也○五章日

乎月乎何迭相虧也君乎臣乎何其昏也處此昏亂之朝如垢衣被體思遁去而義無所逃耳○汎汎同柏舟柏木爲舟猶言楊舟松舟也隱憂沉痛而憂也鑒鏡也茹受也鏡之受影不擇美惡兄弟僚友也愬與訴通棣美盛也棠棣之華最盛選與算通擇也辟闢通開也摽落也如有遺落也恍惚驚悸之狀居諸助語辭迭更也微虧缺不明也月有微日無微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汝)所治

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叶移兮○絺兮綌兮凄妻其以風叶分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古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也毛公曰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衛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其以綠衣比何也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雜以青則為綠青木氣也木克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孽也衣為上裳為下表為貴裏為賤比嫡妾失所也此詩莊姜自作故序云傷己與載馳竹竿之類凡婦人自作者序各分曉朱傳于他詩一切謂為自作非也○一章綠間色而

以爲衣黃正色而以爲裏妾之蔽嫡亦猶是也多憂方來何時已邪○二章綠爲衣而居上黃爲裳而反下妾之上僭亦猶是也憂繫于心何能去之○三章綠本絲耳惟汝治以爲綠受而衣之古人制禮使貴賤得所豈皆今人之過乎○四章絺綌宜暑涼風淒然則捐棄宜也今我見棄將若何思古人遭此有善處之道先得我心可以自慰矣○亡去也淒涼也其語辭以風用當風也訧過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按正風雅而後爲閨怨者多矣綠衣之怨婉嫕而不直其事愛嫡妾失所而不及私

情深厚端莊不激不怒所謂可以怨者矣

燕燕于飛差(次平聲)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汝)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絜)之頏(杭)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去聲)上(上聲)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止)其心塞淵(叶因)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旭)寡人

古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規)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作此詩其以燕

燕比何也燕雀春來秋去以比別離燕雀依人爲孚
子也故玄鳥爲祈子之祥莊姜於嬀以子相依子亡
相失故用爲比不言夫死子弑國破人亡而託興燕
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淒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
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皦日千古離情此爲絕唱○一章
人世聚散何異燕雀吾與子如燕燕相依差池其羽
子今歸矣後會不再能無遠送望而不見泣涕如雨
○二章燕燕于飛上下追隨子今歸矣予遠送之望而
不見獨立揮泣○三章燕燕于飛同聲相應子行南還
予遠送之望而不見實勞我心○四章維爾仲氏與人

以任存心以實秉性和順行已端淑每以先君偕老之誼勉我孰有愛人以德如仲氏者乎○燕燕二燕也差池不齊貌無聲出涕曰泣涕淚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南衛在河北陳在河南也仲氏戴嬀字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也淵深也先君莊公也勗勉也寡人莊姜自謂無夫曰寡亦謂未亡人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上聲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古○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

不相好去聲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古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己也毛公曰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朱子改爲莊姜不見荅於莊公呼日月而訴之非也州吁之禍莊公卒矣夫人傷國難之不定非不見荅也呼日月者詩之情境爲夫婦之比非專爲告訴日月也○一章日乎月乎并照下國夫婦相須古之大倫也乃如之人往昔不以古道相處今禍貽宗社何自能定乎死者

而有知寧不我顧也○二章日居月諸共冒下土夫婦同心亦猶是也乃如之人往時不與我相好今禍延國家何自能定乎死者有知寧不我報也○三章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常相借也乃如之人惡聲相加曾無好音令日之禍其何能定是則可憂也若夫無良之音使我可忘矣○四章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始相借而終相失也父母養我不終遺此禍亂其何能定乎至于報我之薄可無述矣○居諸皆語辭乃如之人猶云乃有如此之人指莊公也逝往日也古處古道相處也寧願辭定安定也謂州吁之亂國不安定也顧

念也德音謂言語無良暴厲也俾也可忘使我忘之
不忍恝也述稱也言昔之所以待我者無用稱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香入聲浪笑敖傲中心是悼導○
終風且霾埋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顋○終風
且曀叶翳不日有又曀叶懿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帝○曀曀
其陰虺虺毀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古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己也毛公曰遭州吁之暴見
侮慢不能正也○終風且暴凡賊子飛揚跋扈所以
爲州吁作也朱子改爲莊姜傷莊公而作非也誦綠

衣日月而莊姜蓋溫惠婦人無恚忿過甚之辭可知此詩謂母憂子則爲賢母謂婦怨夫則傷于忿矣毛説是也○一章狂風終日不休子之狂暴亦猶此矣有時見我則媟笑傲慢無人子禮將若之何中心自悼傷而已○二章終日風霾不開子之昏惑亦猶是也有時來見有時絕跡不往來使我悠長而思慮也○三章終風陰曀不旋日又陰曀此子何時開寤乎憂不成寐惟願彼自嚏嚏而已○四章陰曀曀而不開靁虺虺而不止此子何時改圖乎憂不能寐惟願彼自懷思而已○終風終日風也謔浪狂蕩貌州吁在母前無

禮之狀。霾。風揚塵也。陰而風曰曀。有又通。嚔嚏俗云人道我則嚏。虺虺。雷聲。懷。悔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湯 踊躍用兵。叶邦 土國城漕。叶倉 我獨南行。叶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充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上聲 ○死生契。挈 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 ○于吁 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叶心 兮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毛公曰。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踊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爲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興爲無義則所失多矣○一章鼓以進兵伐鼓鏜然有聲踊躍矜喜以凶器爲樂事也今國有土工漕有城工非不勞矣我獨從軍南行苦尤甚焉○二章今者之役非不得已從孫子仲結好陳宋與之伐鄭無故犯難生還未卜憂心忡忡然也○三章是行也隨其所往於居則居於處則處兵敗陣亡必喪其馬家人索我馬於林之下耳○四章昔許室家死生隔別不相忘棄成此誓說執子之手期與同老是疇昔

之願也○五章事至今日吁嗟隔別不得生活矣吁嗟信誓不得伸遂矣○鏜鼓聲上國與土工于國也城築城也漕衛邑在河南南行伐鄭也事見春秋傳孫子仲此時軍帥也爰於也喪馬人死馬亡也唐人詩云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本此林下曠野之處所謂尸骨草野也契闊猶言分別也成說踐言也洵信也卽偕老之信也信與伸同遂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愷風自南叶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瞿勞叶聊○

凱風自南叶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

泉在浚(峻)之下(𠦜)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顯)睆(婉)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古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毛公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朱子改爲七子自作非也

凡詩人美刺代爲其人之言非盡出其人之口然則謂之道性情何也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詠其事而可興可觀即是性情之理非以其人之詩觀其人性情之謂也此詩以凱風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則不忍斥其母之惡故君爲幾諫以達孝子和氣之衷

凱風以比和氣棘小棗叢生以比七子也爲孝子言。則凱風似母棘心似子爲詩人言則凱風棘心皆諷其母之微辭也凱樂也物通淫曰風棘之言急也心花蘂俗云棗花多心婦不貞之比棘性晚發夏始生心東風吹桃李則男女及時炎風至桃李實落而棘生心非桃夭之時矣母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言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勞凱風之吹鬱諷諭也棘雖非大材叢生爲籬巾亦而外多刺比七子衛護一母也二章比薪三章比水子雖無用亦足供薪水豈其悅母不如黃鳥乎黃鳥應節又爲審時之比也（）一章

凱和之風夏自南來時已晩矣而棘始生心吹而養之夭夭如也母生七子幼而鞠育其劬病勞苦當何如乎○二章凱風吹棘長而無用猶可以薪七子雖壯無令善之嗣辜負聖善之母矣○三章泉水寒涼在浚邑之卑地灌漑無用猶可供邑人之汲今以七男事一母不能供涓滴而使母勞苦曾寒泉不如矣○四章黃鳥之羽睍睆可觀載好其音猶能悅人以七男奉一母不能婉容愉色以悅母心曾禽鳥不如矣○凱愷通樂也南風溫和故曰凱棘小棗也雖長而心又初生稚弱未成薪則成矣而無用直可薪耳聖通明

也善賢淑也浚衛邑下卑地凡泉高則利灌漑下則無用睍睆好貌猶熠燿也大東云睆彼牽牛檀弓云華而睆皆明也字从目朱謂鳥聲誤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異)其羽我之懷矣自詒(貽)伊阻○雄雉于飛下(去聲)上(上聲)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釐)○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杭)不忮(至)不求何用不臧

古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改爲婦人以夫從役于外思念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宣公。意不主閨怨也。後世詩多擬閨怨者。何必盡婦人自作。篇名雄雉。猶齊風之雄狐也。雄雉善雊。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泄泄其羽。狎雌之狀。雉之言恥也。若以爲婦人思夫。意象不類○一章

雄雉于飛。泄泄然鼓翼。曰求其雌。君不恤國事。惟婦人是好。猶雄雉也。嗟我懷人。始不能見幾引去。今日之行。自詒阻隔耳○二章

雄雉之飛。下上追鳴。以媚其雌。人之好內。亦猶是也。國事至此。誠哉可憂。言念君子。實勞我心也○三章

日往月來。時序屢更。悠悠然我

之所思道路長遠何能致其來乎○鄭凡爾君子雖
我婦人焉知德行竊意人處世無所忮害無所貪求
何往不善今之征役爲忮求耳其何能善乎○泄泄
鼓翅舒散貌雄雉見雌而振羽也我之懷指其夫自
詒阻言不能引去也展誠也君子告愬之辭指宣公
也勞心憂國事也悠悠我思思夫也云語辭百爾君
子呼在位者以儆君也忮害也求貪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袍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叶列淺則揭○有瀰米濟
盈有鷕杳雉鳴濟盈不濡軌叶九雉鳴求其牡○雝雝鳴

厲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渊叶人涉

卬昂否。鄙叶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以叶

古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朱子謂是詩。未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也。然亦何知其不為刺宣公夫人乎。序有所受之。以匏比者。匏剖為瓢。有配合義。昏禮合巹。匏也。故以比男女之合。匏未剖。可佩以渡水。匏之渡水。潛行者用之。非利涉之正禮。故以比男女之私。匏尚有葉。無作合之具。水深比防閑之嚴。雉雊。禽淫。鴈飛有序。匏以行險舟以利涉。各有取義也。○一章匏可涉水。今尚有苦葉

未可用也濟涉之處其水方深欲濟者深則有厲淺則褰裳量度而行斯爲知禮矣○二章濟之水瀰其盈矣雉之雊鷕其音矣水盈必濡其軌今曰不濡雉鳴雄求其雌今反求牡人之背禮如此○三章古者婚姻禮因時舉贄用和鳴之鴈貴從陽也行禮以旭日始旦貴正始也妻歸及霜降之後冰泮之前陽往則陰來也非禮非時豈容苟合邪○四章水盈而匏難用我其招舟子而後濟乎人皆徒涉我獨不敢須同心之友乘舟以共濟耳○匏瓠之苦者長頸曰瓠大腹曰匏濟過渡處厲列石水中履以渡也厲與列通周禮

厲禁謂遮列爲禁也或曰水沒膝下爲涉過心上爲
厲以衣涉曰厲褰衣涉曰揭瀰水滿貌嚶雉聲軌車
輪牡雄雉雌猶雞言牝狐言雄也鴈隨陽氣南北用鴈
取隨陽義六禮惟納徵用幣納采納吉問名請期親
迎皆用鴈惟親迎用昏餘禮皆用旦手曰招口曰召
去聲卬我也須待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三終

習習谷風(叶分)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祈)。誰謂荼(徒)苦。其甘如薺(叶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上聲)○涇以渭濁。湜湜(殖)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薛)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上聲)○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蒲)匐(迫)救之○不我能慉(畜)。反以我爲讐。既阻我德(叶篤)。賈(古)用不售(叶酬)。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語冬宴爾新昏以我御語窮有洸光有潰既詒我肄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戲
古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毛公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谷風東風也東爲君方帝出乎震故曰君子之德風習習不斷也谷之言俗也俗成于習谷風習而成陰雨君德習而成民俗故以爲比朱子謂詩中不見化其上之意改爲棄婦自作非也風人美刺鮮有直陳者設身處其人之地代爲其人之言心曲隱微皆肖其人所以爲妙于性情而可風若謂棄婦自作則微婉之

致全失矣○一章東皇布令而谷風生習習不斷則陰雨降矣民風所從來人情變態亦猶是也凡夫婦相與小有參差當勉强含容不宜暴怒譬彼葑菲采其葉且留其根若倡隨之間言語和悅莫相違背則可以偕老矣奚至變態如風雨乎○二章相彼行路之人遲遲不進心必有違況我與爾夫婦之親咫尺決絕門內相送遂成路人如荼雖稱苦其實味甘如薺蓋舊婦既為路人則新婦樂如兄弟豈非我之所謂荼者彼之所謂薺乎○三章涇濁渭清其辨甚明今涇反謂渭濁渭實非濁也試觀其沚其清見底惟樂彼新

昏故不屑我耳身雖見棄心豈遽絕後人勿往我之梁發我取魚之笱雖然我身已不見容何暇恤去後之事乎○四章思我昔治家如濟水者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論有無黽强圖濟雖鄉鄰有喪無不周救況于夫婦之間敢處其薄乎○五章爾今不我養反以我爲讐惟其有心阻我雖善不售如賈百貨其陳終不見售矣思昔與爾治生惟恐生理窮鞫同至顛覆今既遂生矣乃比我于毒而棄之邪○六章昔我蓄聚美菜以備冬月乏時之需亦猶爾宴樂新昏以我備窮窘之時耳故今洸然其武潰然其怒無復溫惠之容

貽我以事。肄習勞苦。曾不念昔者我之初至矣。○習習風吹不斷貌。黽勉容忍也。葑卽蔓菁。菲似菖。一名土瓜。根葉皆可食。下體根也。葉根并採。則立盡矣。俗語云。凡事留不盡。卽無以下體之意。德音好言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似苦苣而葉細。花如薺。若故謂之荼。薺甘菜。宴樂也。湜湜水淸見底也。沚。小渚也。梁以石障水而空其下如梁。非橋梁也。笱竹器。承梁之空。取魚者也。梁笱皆閨政之喩。如四章所言是也。閱容也。方筏也。所以渡水。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以手行也。匐伏地也。慉與畜同養也。賈商賈售賣出也。育養也。

鞠窮也。旨蓄美菜也。御禦通。當也。洸武貌。潰怒色。肄習也。勤勞之意。塈至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十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古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朱子疑詩中無黎侯字。愚謂有黎侯字則不成詩矣○一章哀微乎。哀微乎。何久依人不歸乎。君之變故亦大矣。彼衛人視之若無有耳。君胡爲久棲此露中乎○二章哀微乎。哀微乎。何久不歸乎。君之親來亦迫矣。彼衛人

視君之躬甚微渺耳君胡爲自辱此泥塗乎○式發語聲微輕忽意中露言不見庇也泥中言不見拯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毛）丘之葛兮何誕（但）之節兮叔兮伯（讀剥 叶蕩）兮何多日（叶熱）也○何其處（上聲）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己）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米）所與同○瑣兮尾（叶以）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又）如充耳

古序曰旄丘責衛伯也毛公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朱子謂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爲責衛伯

詆其誤非也蓋衛之先本牧伯武王封康叔誥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衛爲伯之始也司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脩先業故詩曰與曰同皆連率之事以旄丘葛比何也前高後下曰旄丘丘之不斷截者葛亦不斷之物俗稱狐疑爲葛藤毛遂云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卽此意也朱傳謂久寓于衛時物變而登丘見葛起興豈其然乎○一章相彼旄丘葛之生者其節何誕然而長所處平夷故其生延蔓以我遭此危急望叔伯諸臣救患恤鄰可一

計決耳令何其多日而不定也○二章何其安處不動乎意必約與國而後發乎何其遲久不決乎意必有他故相羈絆乎○三章今我久客狐裘且敝矣豈我不以車東來控告而叔伯諸臣不能約與國同與連率之師我雖來告亦徒然耳○四章我國家零替瑣然細矣尾然末矣微命殘喘不絕如綫漂流離散之子也爾衛叔伯端拱坐視褎然峩冠不動充耳無聞豈有人心者哉○誕疏闊也節葛生節也叔伯指衛諸臣不敢斥其君也蒙戎裘敝也褎盛服貌充耳冠下兩旁懸瑱所以塞聽褎如充耳土木偶人之狀

旄丘四章章四句○旄丘之詩從容不迫雖當流離之秋缺望之至而其言委蛇有序篇終乃曰褎如充耳諷刺微婉氣象雍容詩所以善言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叶上聲碩人俁俁語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祖左手執籥樂右手秉翟叶뎍赫如渥赭叶쟈公言錫爵○山有榛隰夕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古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毛公曰衛之賢者仕於伶聲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朱子改爲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慼

謂輕世肆志豈風人之度譽而自嘲則詆諸矣六經無此體蓋求其人不得遂以爲賢者自作又疑碩人美人自誇遂以美人爲君以碩人爲自譽自嘲其實非也序云刺不用賢蓋當時有賢人不用而仕爲伶官者詩人刺不能用者耳○一章伶人賤役中有高賢厠于其間簡擇之簡擇之令者舞萬當日中居前列之上其人形貌魁梧舞于公庭而人莫之知也○二章是碩人材勇有力如虎技藝御馬如組令執籥秉羽顏色赫然沃丹君獻工而賚之以酒者是也○三章山有榛隰有苓各生有所士生不逢辰寄思甚遠昔西

周盛時有美人者明良一堂遐想高風西方之人乎今不得而見之矣○萬者舞之總名日中上處言甚明顯易見也俁俁大貌組絛屬轡馬韁也執轡如組言御馬調和也籥如笛長三尺六孔或曰三孔舞者所執且吹且舞翟雉羽亦執以舞也渥沃通厚也赭赤貌言顏色充盛也錫爵燕禮樂工主人有獻爵榛實似栗而小宜山苓木耳菌屬宜濕西方西周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古本三章朱傳分碩人俁俁以下四句爲一章共四章今從舊

毖秘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

帥與之謀叶○出宿于泲[上聲 濟]飲餞于禰[你]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上聲]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叶 秆]飲餞于言載脂載舝[叶 憪]還車言邁遄[船]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 嘆]思須與漕[叶 愁]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毛公曰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按泉泉水幽閟不出也衛女懷歸不遂故以爲比百泉淇水皆衛地比故國也○[一章]泉衛水也淇衛地也水無情而自衛出者還歸于衛我爲衛女寧忘衛國孌然美好之

姪娣昔與我俱來今欲歸衛畧與爾謀之○二章我若歸衛出宿則于近郊之泲禮有飲餞則于近泲之禰成行易矣但念女子既嫁遠離父母兄弟今父母終兄弟無歸寧我有諸姑伯姊在歸而問之亦可乎○三章我若歸衛干亦可宿言亦可餞載塗其脂以設其舝旋車遄往速至于衛誠不難矣但是行也于禮無瑕玷乎恐有害也○四章肥泉故鄉之水思此長歎須漕故鄉之邑思之悠長歸既有害思將奈何惟乘車出遊近郊以寫除我憂而已○毖幽閉也泉百泉在今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中淇亦衛水出今彰德府林

縣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餞姪娣也禮遠行夕出宿近郊設祖祭送者共飲曰餞泲禰干言皆往衛所經歷之地今北京順德府唐山縣有干言山相傳卽衛女出宿飲餞處順德府有邢臺縣衛女疑卽頑人所謂邢侯之姨者與父之姊妹曰姑伯姊女兄之長者舝車軸頭鐵一謂之鈦大行則設之止則脫之脂以塗舝使滑利也遄遨也泉同出異歸曰肥泉須漕衛之二邑出遊遨本國近郊也寫傾出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卑且貧莫知我艱叶勤已焉哉

叶賁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琵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責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堆叶我政事一埤遺隹叶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古序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毛公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朱子改爲賢者不得其志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詩謂出自北門者如陟彼北山出其東門之類以爲實然則固矣詩人託爲仕者之怨以刺時非必仕者自言也北門背陽比昏主刺多比北美多比南○一章人情向明則喜投暗則悲我行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然念我窶陋家又貧乏也無知已吾其已
矣生不逢辰天實爲之夫復何言○二章王國有事既
來適我本國政事又一切厚積加我我從外歸室人
飢困交徧責我已矣哉天命如此復何言哉○三章王
事既敦迫我政事又一切厚遺我我從外歸室人無
聊交徧摧挫我已矣哉天命已定云如何哉○殷殷
盛也貧而無以爲禮曰窶無財曰貧適之也政事本
國之政事一專也埤厚也讁責也敦篤也守治之意
孟子使虞敦匠事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豫雪其雱。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叶杭其虛舒其邪。徐既亟只止且。疽○北風其喈。叶雞雨雪其霏。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古序曰北風刺虐也毛公曰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朱子謂衛以淫亂亡國未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政誰無威虐卽州吁弒君宣公殺子孰有如其威虐者而謂未聞非也○一章北風寒涼雨雪雱雱陰氣盛而肅殺慘也吾與惠而好我者攜手同行遠害全身不俟終日其可舒乎其可徐

乎事勢甚亟矣○二章北風喈喈然聲之疾也雨雪霏霏然落之盛也惠而好我者相與攜手同歸其可舒徐乎時事已亟矣○三章狐妖獸也烏惡鳥也今所見赤者莫非狐所見黑者莫非烏耳開目擊觸凶類好我者與之攜手同車而去不可舒徐事甚亟矣○

自上而下曰雨雱雪盛貌惠以恩相與也虛邪通作舒徐寬緩也亟急也且者甚之之辭喈風疾也霏雪布散貌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樞侯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騷首踟池蹰○

靜女其孌貽我彤同管彤管有煒偉說悅懌女汝美〇自牧歸荑啼洵美且異匪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

古序曰靜女刺時也毛公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〇愚按君無道故外無防閑夫人無德故內多醜行詩人不欲直斥因借淫者期會贈貽而諷之以正賢易色之意也靜女謂貞靜之女首章刺其君壞防故以城隅比城四隅有敵臺最高峻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城者內外之閑以比禮義也國君以禮厚防誰敢踰之所以爲搔首踟躕也二章刺其夫人無恥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小

雅曰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詩人所以悅古人之有彤管也三章詩人自比猶鄭風之言縞衣綦巾也郊外曰牧茅秀曰荑賤而潔白比編帨之婦守禮人皆美之況為人上者乎諷刺微婉縕藉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也朱子改為淫奔之詩意索然矣○一章吾之所期者貞靜之女姝然美好俟我于城隅居高而防峻雖其愛之末由致之惟有搔首踟躕而已○二章靜女孌然美好動則女史自隨彤管記過假以貽我其煒然令德之光有過則告吾悅汝管之為美也豈徒以其贈貽而已邪○三章郊

外爲牧非宮禁窈窕之地也有荑美生焉美人持以
歸我雖質謝繁華而柔潔可美自與衆卉異豈荑之
爲美以贈荑之人淸潔如荑也美不擇賤存乎人耳
○靜幽貞也姝美色也踟躕猶躑躅不進貌孌好貌
形赤色管筆管古后妃夫人有女史佩管記過其色
赤取赤心正人也禮內則男女皆佩管女次適女美
指形管匪女指荑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河水瀰瀰米燕婉之求籧渠篨除不鮮叶洗
○新臺有洒叶選河水浼浼叶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

網之設鴻則離叶[illegible]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古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毛公曰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一章人情羞媿汗泚則滌之以水此新臺甚有泚也而近河水之瀰瀰挹彼洪流烏能滌此汗顏乎齊女之來求安好之匹乃得此籧篨不潔之人也○二章物不潔則洗新臺有洗累此河水浼浼然流渙濯之汗齊女燕婉是求乃得籧篨不絕之人乎○三章魚網求魚鴻反罹之齊女求燕婉反得戚施亦可醜也○泚汗下清流之狀孟子云其顙有泚燕婉安好指伋也籧篨以葦席

爲人形。飾喪禮所設重。以像死者臃腫之狀。舊解遂蒢粗葦席。其用可仰而不可俯。故以名不能俯者之疾。鮮。善也。潔也。洒與洗通。浼浼。濁流貌。不殄。痼疾不瘳也。離與罹同。著也。戚施不能仰之疾。作顑頓痀僂之狀。古它佗字通。其形顑駝然也。皆以比宣公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泛其景。叶講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叶腩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古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毛公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宣公納伋之

婁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于公公使伋之齊令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此詩○一章二子自河適齊乘舟飄泊汎汎然其影是行也以義忘身禍機不測使我甘心思子中心瀁瀁然不定也○二章二子乘舟孤帆遠去汎汎往矣願言思子使我心疑能無瑕乎其有害也○景影同願言者冀其無害之辭養養猶瀁瀁不定貌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詠衛風至新臺二子乘舟

天理民彝斬然盡矣狄人乘之國遂以亡而其禍皆始于帷薄之間詩首二南繼以邶鄘戒豈不章哉

毛詩原解卷四終

毛詩原解卷五

鄘 容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旦彼兩髦毛實維我儀俄叶之死矢靡它拖母也天鐵叶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古序曰柏舟共恭姜自誓也毛公曰衛世子共恭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按共姜未嫁而共伯先死矣男子冠而後娶女子笄而後嫁詩稱兩髦則共伯尚未冠而共

姜尚未笄也。髦毛同。髮也。散之曰髮。束之曰髦。古者。幼學稱髦上。猶今之垂髫也。兩髦。丱也。分髮作雙髻曰丱。字取象形。俗云丫髻。童子之飾。齊風甫田。總角丱兮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曰蚤死。父母。共姜之父母。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人情也。蓋女子既嫁。夫死守節。常禮。未嫁誓死。人所難。故鄘風首錄之。漢儒解兩髦為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按禮言髦多矣。其皆翦髮夾囟者邪。禮經具在。未聞子事父母而翦髮者。詩獨言母。女子之嫁。母命之也。〇一章。汎彼柏舟。在河之中。無所依泊。我生無歸。亦猶是也。髧然

總角之兩髦六禮雖未終而盟言已定實我匹生死同歸誓不他適矣人生有母從蓋如天獨不諒人乎○韓二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適得我所我與兩髦成約爲特誓死不敢復爲邪慝矣母也如天不諒人乎○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儀匹也矢誓也特亦匹也不再之辭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慈不可埽數也中冓姤之言不可道叶斗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

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古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毛公曰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伯昭伋之兄也宣公卒惠公朔立而幼伯昭烝于朔母宣姜故詩人以牆茨為比茅蓋牆曰茨牆以蔽內設之以茨擀蓋之比惡之深而思為擀蓋忠厚之至也○一章設牆以蔽內加茨以蔽牆惟恐牆壞人窺其中也厚茨猶恐不密況可埽而去之中冓之事淫惡不可言言則揚國醜有隱諱耳可終隱乎○二章牆有茨不可襄而除也中冓之言欲詳之不勝其長也

○三章牆有茨不可束而去也中冓之言讀之不勝其辱也○茨茅茨也小雅云福祿如茨又云如茨如梁周禮圉師職云茨牆則翦闔史記茅茨不翦或以為蒺藜非比義矣冓構通結架為構室中隱處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雞)六珈(加)委委(威)佗佗(駝)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俄)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泚)兮玼兮其之翟(叶狄)也鬒(軫)髮如雲不屑髢(替)也玉之瑱(佃)也象之揥(替)也揚且(疽)之皙(叶制)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上聲)兮瑳兮其之展(叶禪)也蒙彼縐(皺)絺(痴)是紲(屑)袢(叶煩)也子

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叶爰也

古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毛公曰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〇此詩本刺而但亟稱其服飾容貌所以寓誨淫之意首言君子偕老諷以義也美之不能偕老甚矣次章云玼兮言玼也猶新臺有玼之玼汗顏之比三章云瑳兮笑而見齒曰瑳竹竿云巧笑之瑳言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〇一章邦君之妻與君偕老從一而終故其服飾在首有副副上衡笄加以六玉其容貌委委舒徐佗佗安重佗佗如山委委如河服此象

服乃像耳今子不善如此象服何〇二章玼然潤澤者其禮服之翟衣也鬒鬒黑而多如雲不用假髮之髢也笄下懸瑱以玉爲之搔首有揥以象爲之額廣而而揚又白而皙如此容飾世所驚〓胡然自天降胡然帝神出乎〇三章瑳然潔白者其禮服之展衣也外加素紗以示斂飭也其目清明其額揚起誠有如此之人是乃國色之女也〇君子婦人謂其夫也副首飾編髮爲之笄簪也橫插于副上曰衡笄六珈以六玉加于笄上爲飾也象像也服以像德無德則不像翟雉也公侯夫人禮衣晝翟雉于上鬒髮黑如雲多

也髢假髮瑱塞耳也揥搔首卽今釵也揚眉上揚起也晳白也胡然驚意天帝天神上帝也瑳白也展作襢禮衣白色縐絺卽周禮六服之素紗加于衣上者所謂尚絅也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于外縐絺之蹙蹙然者凡繒薄細者皆稱絺卽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紲袢收斂也淸目淸明也顏額也媛美女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妹)之鄕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腰)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亦)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古序曰桑中刺奔也毛公曰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子改爲淫者自作非也淫者犯禮法竊人妻妾惟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與其期會迎送之地事雖幽遠而蹤跡昭彰所謂如見肺肝也沬鄕衛朝歌故地紂所都也周公作酒誥云妹邦又云妹土變沬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易歸妹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敝妹之象

也唐菟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宕也荒淫曰宕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秋有淫之象葑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蘖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辭以爲刺○一章唐蒙不擇物而附生于沫上之鄉今行采之所思云誰美色之孟姜不惟其配惟其美也相期于桑林之中相要于上宮之館其別也相送于淇水之上此采唐之行也○二章麥宿于外于以采麥于彼沫北云誰之思色美而年茂者則弋取之矣桑中相期上宮相要淇上相送是

采麥之行也○三章葑有下體于以采葑于彼沬東云誰之思其人美而稱孟者易與也桑中爲斯上宮爲約淇上爲別是采葑之行也○上宮公館也世族相覔故稱官舍孟子之縢館于上宮亦官舍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姓之奔奔叶邦鵲之彊彊叶羗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香○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兵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古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毛公曰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一章鶉無定居惡亂其匹常奔奔然闘鵲傳枝受卵不淫其匹彊彊然剛也物尚如此

頑之不善不如二鳥吾君乃以為兄乎○二章鵲猶彊彊鶉猶奔奔姜之不善國人乃以為小君乎○鶉鵲鶉好鬬無常居而有常匹莊子曰聖人鶉居鵲性不淫傳枝受卵故曰乾鵲莊子曰烏鵲孺以步欲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上聲）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許叫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姜）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官）人星言夙駕說（稅）于桑田（叶亭）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叶因)騋(來)牝三千(叶青)

古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毛公曰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一章仰觀室星十月之昏見于南中是時農事可以興作矣乃揆度日影以正方向而新作楚丘之宮室創造之初卽爲久遠之計樹之榛栗以備籩實及椅桐梓漆以待伐取爲琴瑟器用也○二章升彼故城以望楚丘及傍邑之堂與景大之山高丘之京以察其形勝降于平地觀桑以驗其土宜乃灼龜

而卜其繇紂曰吉終果獲善也○三章當春靈星見而雨降正農蠶之時也命主駕之倌人戴星早駕出舍桑田勸民耕織所以操心為民人計者篤實淵深已匪但于民然耳驗之物產七尺以上之牝馬亦多至三千非秉心塞淵能致此乎○定北方水宿室星也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植幹以築曰栽楚宮楚室楚丘之宮室也椅梓屬即楸也桐三種實小可食者曰梧桐實大可壓油者曰岡桐最大者可為樁曰白桐漆樹有液可以飾器榛實似栗而小虛故城楚丘舊本邑也堂楚丘旁邑景山大山殷武陟彼景山以人

力築者謂之京非人力自成者謂之丘靈靈星蒼龍之宿主田餱三月見于東方靈雨靈星見而雨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不但也塞實也淵深也馬七尺以上曰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帝蝀東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悌○朝隮賫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古序曰蝃蝀止奔也毛公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此詩朱子以為刺序以為

止奔女子有行不知命皆止之辭〇一章二氣相干雨暘交而虹生則夕見于東方男女不正相奔亦猶此也有羞惡之心者若將浼已其敢指乎夫女子生而願有家父母兄弟之心人皆有之守正待聘則于歸有日豈父母兄弟所能詔乎何亟欲若此也〇二章蝃蝀朝升于西升則雨終朝止矣女子爲苟合之行安能久乎但能待聘以行遂其父母兄弟終身有歸顧不善與〇三章乃有如此之人徒懷昏姻之欲大無貞信之守豈知天作有合賦分已定雖私奔何爲〇蝃與蝃同蝃蝀虹也朝旦也隮升也崇朝終朝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去聲）鼠有皮（叶娑）人而無儀（叶俄）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訛）○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上）○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傳）死

古序曰相鼠刺無禮也毛公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刺羣臣無禮而託詠于相鼠何也葢相人也鼠之附人不可除而會盜爲人所共棄故生而無爲于世者惟鼠人欲其速死無所復俟者亦惟鼠故以爲戒相鼠相視死鼠也鼠以皮爲儀以齒爲止以四肢爲履借以爲比○一章

物以汙賤取死者。無如鼠視彼亦有皮但有皮而不恤其儀所以死耳人無威儀亦猶鼠也衣冠掃地不死何為乎〇二章鼠至汙賤亦復有齒但有齒而好齧不惜容止人無容止亦猶鼠也不死何待乎〇三章鼠至微賤亦有四體但有四體而無禮人苟無禮亦猶鼠也宜其速死矣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結干旄在浚之郊叶高素絲紕避之良馬四之彼姝幅者子何以畀之〇孑孑干旟于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上聲之〇孑孑干旌在浚之

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谷之

古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毛公曰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按詩美好善而但言車旗。何也。衛自中衰。國運萎矣。諸大夫艱難再造。改圖脩省。以志于善。是以文物一新。夫國非善之難。而無好善人之患。書所以貴于一个臣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浚邑豈乏姝子。而干旄在郊。則自此大夫始。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旗。所謂見羽旄之美。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更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詩所以善古頌也。○ 一章 子孑

然建干設旄大夫之等威也今在浚邑之郊旟上縿旒以素絲紕而縫之四馬駕車以載之此為見賢而來也彼美賢士何以畀之答其來意乎○一章 孑然之干建鳥隼之旟在浚之都以素絲為組而來者又非一車良馬五之矣彼美賢士何以予之乎○二章 孑然之干注羽為旌在浚之城屬以素絲而來者非一輩良馬又六矣諸大夫接踵而至彼美賢士何以告之乎○孑孑特出貌干旗竿凡旗竿首飾以旄牛尾曰旄以鳥羽曰旌旌下有帛曰縿（衫）綴于縿下者曰旒以絲聯之曰紕浚衛邑賢者所居四馬駕一車五六

馬不止一車矣言諸大夫來見者衆序謂臣子多好善此也祝作屬亦總也旄旗旌總之一旗而分言耳姝美也者與這同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叶丘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叶愁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秘○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叶芒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杭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蓬其麥叶密控空去聲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疑百爾所思不如我

所之

古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毛公曰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朱子改謂許穆夫人將歸衛而許大夫有來止之者夫人憂之作此詩蓋據首章之言爲實事非也若使夫人果啓行許大夫果跋涉來追則詩中登山采蝱行野踏麥一一皆實事矣豈比興之義然則云大夫跋涉何也禮諸侯夫人父母終無歸寧惟使大夫問于兄弟所謂跋涉

之大夫據禮託言非真有旣行追留之事蓋衛之亡也許以昏姻力不能救亦當請于大國而許人坐視無一介之遣夫人所以爲憂也三章言采蝱貝母爲女子遠父母之喻四章言麥麥宿于外爲女子適他邦之喻諷許君而但序大夫與國人云不如我所之懼然恨許國衆人無一男子耳慷慨有士風故序曰許穆夫人作賞之也○一章宗國破滅我將馳驅歸而唁之兄侯越在漕邑驅馬悠悠親至于漕其本願也今徒使一大夫跋涉往何濟于事是以我心則憂也○二章凡爾許人旣以我婦人遠行爲不嘉則我

不能旋反矣以我視爾遠人之願實爲不善我思終何能遠也爾既以我歸爲不嘉則我不能旋濟矣以我視爾拂人之情實爲不善我思終不可閟也○三章蝱生于阿丘陟而采之女子背母寧忘故丘我之所思未爲不善蓋亦各有其道而許人以我爲過殆狂少不諳事者耳○四章我行曠野麥生芃芃今我歸衛行以亡國之苦恃告于大邦誰爲我因誰爲我至故不得已而親行耳爾大夫君子無徒以我行爲過雖爾尋思百方不如我一女子所往耳○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弔死曰弔弔生曰唁草行曰跋水行曰

涉旋濟旋衛渡水也閟秘通止也丘之邊高者曰阿丘蝱藥草一名貝母芃芃盛貌控持而告也因因人先容也極至也至大國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按舊本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各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朱子合二三章爲一章以春秋傳魯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故改爲四章今從朱

毛詩原解卷五終